

除了國營之外，貿易銀行更應有強有力的研究單位，詳究本地資源、國內外市場之大小、輸出入之技術、國際價格變動等，作為貿易銀行與經濟發展政策相配合的指導原則。

顯然地，堅強的貿易銀行對於國外貿易有極大的促進作用，妥善的加以運用，則以貿易為主的台灣海島經濟將能有更大的成效。

## 評《台灣共產主義運動與共產國際（1924-1932）研究檔案》譯本

林炳炎  
台電退休工程師

郭杰、白安娜兩人所寫的這本書《Тайваньско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и Коминтерн (1924-1932гг.)》2005年出版，譯本是2010年8月才面世。在這之前，莫斯科大學畢業的白安娜，在2003年6月25日碩士論文通過口試，2003年8月7日論文資訊上網。依照論文紙本，她同意論文全文上網公開，但實際上只有論文摘要與參考文獻等上網（後來已補全）。論文題目：「The Taiwa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Comintern (1928-1931)」。

學院外的人要來評學院內學者的出版品，膽子未免太大。但站在台共當事人的後代，為了不被誤解，不得不提筆說明。

### 一、談白安娜的碩士論文

要先介紹她的碩士論文才能比較正確的做此書的評論。當朋友告訴我，政治大學有研究台共的學生出版論文，馬上跑到國家圖書館去看，也複製一份。她在論文中，使用拉丁語「alma mater」（母校）來指涉「東方大學」（the Communist University of the Toilers of the East）也是林木順1925年進入的學校，如今改名 Institute of African and Asian Studies。好幾處地方使用「scholarship study」、「interesting」字眼，表示她意識到她正在從事「學術研究」，也顯示出學術研究有其霸氣。白安娜她沒有意識到研究1945年前的台灣史，須要使用二種語言，台語與日語，由於當時的識字率不是很高，文字的重要性比語言低，而這二種語言皆非白安娜想要去接受或學習的。

在國家圖書館影印一份回家讀。當時發現她的論文有「失蹤的第6頁」，這是悖離學院學術倫理的事，查閱過國家圖書館與政治大學社會科學資料中心的2本論文版本，完全一樣，讓我訝異萬分。也就是說第6頁的內容除頁碼外完全與第4頁相同，如果以一般使用Word的文字編輯系統，這樣的事是不會發生，是先印好論文，然後在第4頁之前插入2張空白頁，再印出第6頁，然後以此頁取代正常的第6頁。

她把莫斯科檔案寫成台共檔案如TCPF 532/1/36/109，而非正規的РГАСПИ. Ф.532 Оп.1 Д.36 Л.109。俄文使用美國通用的拼法，這點玩弄不懂俄文的人。如果讀者依碩士論文要去莫斯科尋找檔案，是找不到的。

白安娜的碩士論文犯的錯字，照樣搬進俄文原文書，這是為什麼要先談她的碩士論文。也可以證明俄文原文書的勞作是她負很大的範圍。她在台灣及加拿大求學都領台灣獎學金，但論文寫作是對林木順抱極端的偏見，下面

知本書為非賣品，郭杰博士送20本給台灣，知道後寫信給他，淡江大學俄文系馬良文主任寒假回莫斯科，透過馬主任送我一本簽名書。在此要感謝這兩個俄國教授，讓我可以去猜俄文。

為了追蹤這送給台灣20本書的下落，還向「莫斯科—台北經濟文化協調委員會」查詢，原來郭杰的動作有做，但這單位的人，認為台灣沒有人會讀此書，就一直放著，沒有寄回台灣。我就陸續去催，聽說他們轉給教育部。

拿到這本書，除了阿拉伯數字及後面一頁漢字對照表外，書只能用「聞」的。依漢字對照表，把書上有俄文「林木順」的地方，用光筆劃。由於讀過白安娜的碩士論文，大致知道在說什麼。在網路上找到會俄文的朋友，談妥翻譯費，就拜託幫忙，試譯的結果，非常滿意。就把認為重要的段落，寄給他翻譯，就這樣在網路上貼出文章，（詳Линь Мушунь 台灣獨立 <http://pylin.kaishao.idv.tw/?p=180>）。時間是2007年10月17日，正想委託進行翻譯時，知道台史所已經動手，就停止翻譯。

### （1）如何準備閱讀此譯本

2010年8月13日晚上取得譯本時，就思考要如何去讀此書，而不會成為「陣亡的讀者」。為了讀這本書，又把2000年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的《語言與翻譯的政治》拿出來，把以前用色筆註記之處，再看一遍，建議讀者要讀史碧瓦克(G. C. Spivak)的〈翻譯的政治〉這章。

在〈翻譯的政治〉這章她提出：「我翻譯時，讓自己臣服於（surrender to）文本。」哈哈，此處的文本不是作者想讓讀者知道的部分，包括作者所不想或認為不重要的部分。就是說，檔案本身有其歷史與文化脈絡，被抽出來的檔案文字通常會「脫脈絡」。然後由全知的作者予以塑造成作者所認定的，就成為一本「作者所想讓讀者知道的」書。

由於讀書的壞習慣，一定要拿檔案或來源與著作交叉比對，常常發現，兩者有歧異存在。全知的作者，是一種霸權的代表，因為，學術上，歷史研究傳統是要合乎國家利益。全知的作者可以將其立場與認知，透過書呈現出來。

問題是每個人對「合乎國家利益」，有其不同的認知。再加上現代的歷史書寫，有「男性的」、「女性的」、「統治者的」、「被統治者的」、「弱勢者的」、「白種人的」、「有色人種人的」、「原住民的」…等等的立場與類別。由印地安人寫的美國史，絕對與目前主流美國史不同。那一定有人會問，

還會提到她。

透過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取得白安娜的email，她在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at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Canada.攻讀博士學位（拿到博士學位後離校），送我那一頁。後來有次去政治大學社會科學資料中心再看，「失蹤的第6頁」那本已消失，國家圖書館已有網路完整版。但影存那份是舉世唯一錯版孤本複製。

莫斯科大學是露西亞（Russia）的國策大學。讀者應該要有這樣的認識，任何國家的頂尖大學都是該國的國策大學；譬如，東京大學是日本的國策大學，北京大學是中國的國策大學。這樣，白安娜論文的可讀性，無形中就提高好幾倍。筆者曾與名台灣史教授談這「國策大學」是需要注意用心去讀，被她認為頭殼壞去。

1870年日本學者到達德意志時，他們發現「學術」就是「軍事」。三田裕次さま知道我在研究露西亞文獻時，趕緊寄來很多日文的「匪情研究」書籍，及一本日露辭典，教我如何去猜俄文。他是非常傑出的丸紅職員，去丸紅拜訪他時，在他所謂「金魚缸」裡面交換情報，他給我一份公司的資料，非常感謝他。

## 二、《台灣共產主義運動與共產國際（1924-1932）研究檔案》譯本

在與白安娜通信時，她在加拿大攻讀博士學位。她在信中就曾預告這本書的出版。從2005年就開始追蹤此書之出版，後來查到郭杰的網頁介紹，得

МОСКОВ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ИМ. М. В. ЛОМОНОСОВА  
ИНСТИТУТ СТРАН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  
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АРХИВНОГО АГЕНТСТВА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КУЛЬТУРЫ И МАССОВЫХ КОММУНИКАЦИЙ РФ

К. М. Тертицкий, А. Э. Белогорова

Тайваньско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и Коминтерн  
(1924-1932 гг.)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ДОКУМЕНТЫ

Дорогому профессору Линь Биеню  
с самым лучшим пожеланием  
от авторов

Кравченко 2007 г.

Москва  
ВОСРОК  
ЗАДАИ  
2005

印地安人寫的美國史與主流美國史，那一本才是美國史？

史碧瓦克又說：「翻譯就是閱讀。」，閱讀的本身有順民式的閱讀與批判性的閱讀。

### (2) 有關本書的書評

至目前為止，筆者知道有2篇書評，一篇英文，潘索夫（Alexander Pantsov）寫，登在《中國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第189期，2007年3月，p218~219，這篇文章讓郭杰不爽，在譯本時借題發揮，建議讀者上網去看。一篇德文，卡林-依蓮 愛亞曼（Karin Irene Eiermann）寫，登在Chinese History and Society，30，2006，P144~145。這是德國小姐的外交辭令，令郭杰爽的書評。此兩篇文章的翻譯刊登在我的blog（Линь Мушунь 台灣獨立 <http://pylin.kaishao.idv.tw/?p=180>。2009-08-10, 2:39）的回應與2009-09-18, 1:35的回應。

### (3) 如何閱讀此譯本

此譯本542頁如此厚又大的巨著，花600元新台幣買，其實對讀者來說是相當昂貴。這麼貴的書，建議讀者要用細心去讀，要讀出味道來。

潘佐夫的批評說「此外，他們還為各章加上了古怪的題詞，取材於無關的、時而滑稽的小說，這些都傷害了研究的嚴肅性。」在本文之前有上面這樣沒頭沒腦的啞謎，就是指如下這樣的話：

第一章引用日本1887年外務大臣井上馨的話：「我們必須這樣改造我們的帝國和人民，以使我們的帝國成為歐洲國家那樣的國家，使我們的人民成為歐洲人民那樣的人民。換句話說，我們應該在亞洲的邊緣建立一個新的帝國，依照歐洲的樣式建設它。」說明日本的脫亞入歐成為近代國家。用井上馨的話來說明『日本統治時期的台灣（1895-1945）』，算是很恰當的。

第二章的引言：「沒有哪本書出版後上面沒有異文。繕寫者暗暗發誓要進行脫漏、摻假、歪曲。也採用赤裸裸的矇騙。」霍爾赫·路易士·保爾赫斯《在巴比倫抽彩》。

第三章的引言：「……你喜歡日本人麼？他單刀直入的問我。我不曉得怎樣回答才好……」楊貴《送報夫》。

第四章的引言：「與東方打仗、甚至進而解放東方，與生活在東方，是不同的事情。」約瑟夫·布羅茨基《遊覽伊斯坦堡》。

第五章的引言：「但是，你要明白：前天沒有指令，昨天沒有指令，..你怎樣想？沒有指令，管理局能存在多長時間？」斯特魯加茲基《斜坡上的蝸牛》。暗示共產國際東方局沒有指令下來，台灣共產黨能存在多長時間？指令就是奶水。

第六章「敵人到了，他們兩個正打得不可開交。」老舍《貓城記》。用老舍這句話，是形容台共黨員，不知死活，只顧得分類械鬥，完全看不到死亡臨頭。

從第一章與第六章來看，表示這些文字是有其意義的。根據心理學的第一定理：每一行為的背後都有其動機。大家不要忘掉，帕夫洛夫<sup>1</sup>有名的實驗，「食物加鈴聲配對，使狗聽到鈴聲就流口水」。

第二章的引言，特別有意思，書名《在巴比倫抽彩》可能譯錯，「抽彩」兩字意義不清楚。文中「異文」應該是指錯誤（差錯和印刷錯誤）。既然是出版後的書，那「繕寫者」就是作者（們）。「脫漏」應該是正面的除錯吧。最精彩的是「摻假、歪曲。也採用赤裸裸的矇騙。」原來在露西亞文化之下，作者是要「摻假、歪曲、赤裸裸的矇騙」。讀這本書的朋友要小心了，她們埋下很多煙霧、摻假、歪曲、赤裸裸的矇騙與詭雷，隨時可能誤導讀者。讀者要在一堆設計好的辯證之網中，尋求活路。

### (4) 文獻的使用

我們在台灣很難找郭、白使用文獻的問題，理由是很難將所有文獻抓到手上，然後做比較研究。郭、白就將文獻抽離原來脈絡，然後暢快的依自己的想法，去解釋。不幸的是，筆者也取得一些文獻，剛好可以戳破她們的說

1 帕夫洛夫(Pavlov 1849 - 1936)用食物加鈴聲配對，使狗聽到鈴聲就流口水，帕夫洛夫意外地發現，除食物之外，在食物出現之前的其他刺激（如送食物來的人員或其腳步聲等），也會引起狗的唾液分泌。巴甫洛夫根據謝切諾夫《腦的反射》理論，在1901年將狗對食物之外的無關刺激引起的唾液分泌現象，稱之為條件反射。巴甫洛夫根據謝切諾夫《腦的反射》理論，在1901年將狗對食物之外的無關刺激引起的唾液分泌現象，稱之為條件反射。所謂條件反射（conditioned reflex），是指在某種條件下，非屬食物的中性刺激也與食物刺激同樣引起腦神經反射的現象。從1901年起，巴甫洛夫專心從事條件反射實驗研究，直到1936年逝世為止，長達35年之久。從1901年起，巴甫洛夫專心從事條件反射實驗研究，直到1936年逝世為止，長達35年之久。獲1904年諾貝爾生理學醫學獎。

№№ по пор.	Фамилия	Дата рождения	№№	Год рожден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 принадлеж.	Сем. занятие	Сем. положение
1	Федоров	9/26	3009	1903	Япония	Служащий	Мен. пер.
2	Ката	16/26	3051	1900	"	Рабочий	Кател.
3	Ше-ри-ин	8/26	2763	1903	Китайская	Морской	Учитель
4	Петровский	1/26	3037	1903	Япония	Рабочий	Куст.
5	Сокольников	11/26	3038	1907	"	Крестьянин	Печат.
6	Смирнов	9/26	3012	1903	"	Евдженец	Мани.
7	Петров	9/26	3013	1903	"	Крестьянин	Швей.
8	Михайлов	11/26	3035	1899	"	Крестьянин	Крестьян.
9	Алексеев	9/26	2475	1906	Профсоюз	Торгов.	Учитель

法。郭、白依РГАСПИ Ф. 532. Оп.1. Д. 462. Л.20.說明「林木森的人學日期是1926年4月9日。」<sup>2</sup>遠比謝飛英的1926年2月8日晚2個月<sup>3</sup>。

РГАСПИ Ф. 532. Оп.1. Д. 462. Л.20.是「日語組16人的序號、姓名、學號、出生年、國籍、社會出身、社會地位、教育程度、黨籍、共產主義青年團、入學前的社會經歷或黨內職務、附注」表，並無「入學時日」欄，在「姓名、學號」插入年月日數字，猜測為入學日期是可能的解讀之一，把林、謝

2 《臺灣共產主義運動與共產國際（1924-1932）研究·檔案》簡稱《譯本》57頁補充說明二十。白安娜的碩士論文亦持同樣說法，可能書之主要勞作由她負責，郭認為正確，然後聯名出版，證據是碩論上的錯誤，全照搬到書上，沒有修改。

3 譯本 57 頁。其實早在白安娜的碩士論文就是截取部分檔案來解決那時間數位的意義，但從整頁數據，可以論斷那麼樣解讀是錯誤。

抽出來的解讀似乎合理，再加上謝的口述更為合理。

看整張表格，可以推翻郭、白的說法。將學號、序號、姓氏、時間數位、姓名、出生年、國籍的表排列如下：

學號	序號	姓名	時間數位	出生年	國籍
2763	3	謝飛英	19260208	1903	中國
2775	9	林木森	19260409	1906	台灣
3009	1	Fedorov	19260509	1903	日本
3010	11	Dmitrov	19260509	1907	日本
3011	13	Voporsky	19260509	1906	日本
3012	6	Smirnov	19260509	1903	日本
3013	7	Petrov	19260518	1903	日本
3014	12	Vasilev	19260509	1904	日本
3015	10	Kuznetsov	19260509	1906	日本
3034	15	Arkhinov	19260521	1899	日本
3035	8	Mihailov	19260518	1899	日本
3036	14	Aleshin	19260521	1902	日本
3037	4	Petrovsky	19260518	1903	日本
3038	5	Sokolnikov	19260518	1907	日本
3051	2	katya	19260216	1900	日本
3091	16	Alekseev	19270311	1906	日本

她們都從1925年10月從上海出發，約經1個月的旅途，在11月底左右抵達莫斯科，在檔案中只有學號不變。東方大學與孫逸仙大學<sup>4</sup>學生的學號各自獨立，每人給予唯一的數位，這張表是進入日語組之後作成。

日本學生都有俄文名字，只有2個台灣人沒有。特高檔案內，出發前，他們都在日本就買好俄文字典，也多少學些俄文。都使用化名，讓特高都很困難把他們的底細摸清楚。

這是РГАСПИ Ф. 532. Оп.1. Д. 462. Л.20.的1/3，大家只要看到相關位置就可以。筆者將我的翻譯師的譯稿貼在下面。

РГАСПИ Ф. 532. Оп.1. Д. 462. Л.20. 日語班16人的教育黨共青團及監禁等

4 余敏玲，1998年6月，〈俄國檔案中的留蘇學生蔣經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9期，頁103-130。學號蔣經國28、鄧小平233、馮弗能294、馮洪國295。依入學先後次序排序。

資料。

序號	姓氏	學生證號碼	出生年	國籍	社會出身	社會地位	教育程度
1	Fedorov	3009	1903	日本	職員	繪圖技術員	中低
2	katya	3051	1900	日本	工人	司爐工人	中低
3	謝飛英	2763	1903	中國	商人	教師	中等
4	Petrovsky	3037	1904	日本	工人	鐵匠	低
5	Sokolnikov	3038	1907	日本	農民	印刷工人	初級學校
6	Smirnov	3012	1903	日本	神職人員	安裝工人	初級學校
7	Petrov	3013	1903	日本	農民	地主	初級學校
8	Mihailov	3035	1899	日本	農民	農民	初級學校
9	林木森	2775	1906	台灣	商人	學生	中高

翻譯師對表上那時間數字的意義不清楚，他就把那時間數字略掉。時間數字能解釋為入學日期嗎？觀察表，只有謝比林早，林可能因沙眼而晚入學，日本人又因什麼理由晚到？所以那組數字不是入學日期。由於郭、白書的解讀錯誤，造成謝飛英的歷史證言<sup>5</sup>無法證明是真或假。

### (5) 時間邏輯的錯置

譯本第三節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1928年7月17日－9月1日），其84頁有『然而，大會對台灣隻字不提。但是已經知道的是，就在這個時期，起草了〈日本帝國主義枷鎖下的台灣〉，這份材料作為「關於台灣的提綱」（可能類似於「關於日本的提綱」），應該在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上得到日本代表團的贊同和通過。』郭、白兩作者引用РГАСПИ Ф.521. Оп.1. Д.65. Л.131. 1929年4月20日片山潛向馬丁諾夫寫了信「〈日本帝國主義枷鎖下的台灣〉這篇文章…我與田中同志（他是共產國際的代表）商量過了，他的意見與我相

<sup>5</sup>《我的半生記》194頁有「到校約一兩天，通知我們去醫院做全身檢查，蘇聯在衛生方面是很嚴格，林木順因患有砂眼，被強制留在醫院治療了3個月，不許他和別人共同生活，只允許出去參加開會等活動。」由於《我的半生記》有許多是與事實不符的口述，詳即將出版的拙作。

同。和我一樣，他認為：如果您能在《共產國際》上刊登這篇文章，那是很好的事情。」來證明。

但44頁有「討論的結果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關於日本的提綱』，這個提綱是在布哈林的領導下制定的，於1927年7月15日通過。」而45頁有「人們就有理由懷疑，沒有檔案可以證實共產國際向日本共產黨正式下達建立台灣共產黨之指令。」

從這幾段裡可以看到，郭、白兩作者認定有無「關於台灣的提綱」是台灣共產黨成立的必要條件。但她們用1929年4月20日信函要認定〈日本帝國主義枷鎖下的台灣〉是「關於台灣的提綱」這件事是多麼荒謬。為什麼要寫27頁文稿來代替「關於台灣的提綱」？為什麼不直接寫「關於台灣的提綱」？而且台灣共產黨成立有知會上海東方局主管ジョンソン Johnson or Yanson，也有由中國中央派了任弼時蒞臨指導、朝鮮共產黨呂運亨同志觀禮見證，有這些動作後，難道台灣共產黨的成立還是非法嗎？

由於作者故意忽視「關於日本的提綱（日本についてのテーゼ）」，我們來看村田陽一編譯著《資料集 初期日本共產黨とコミンテルン》p194有如下：

資料36「日本についてのテーゼ（原案）」（1927年7月15日コミンテルン執行委員會幹部會で承認）

資料37「前項テーゼ原案についての訂正意見」（1927年7月21日以前ジョンソン Johnson or Yanson）

資料38「前項テーゼ原案についての訂正意見」（1927年7月21日以前片山潛）

資料39「日本についてのテーゼ（決定稿）」（1927年12月14日）

而日本共產黨中央是台灣共產黨的領導單位，如果不去看「二七年テーゼ」或引用「二七年テーゼ」，那是不可能產生台灣共產黨的。

〈日本問題に關する決議(27年テーゼ)〉全文728字，請閱<http://pylin.kaishao.idv.tw/?p=2915#comment-5052> 2010-11-29, 9:58 的回應。其中「4. 植民地の完全なる獨立。」是在1927年7月15日就是原案的內容。日共27年テーゼ才不到1頁，而台共就非得使用27頁文稿來搪塞，未免太不應該。

在第三國際第4回大會（1922年）中所完成的〈日本共產黨綱領案〉，原做為日本共產黨國際關係領域要求之一，只提出「從朝鮮、中國、台灣與樺太撤退軍隊」，但1927年7月，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幹部會對山川主義與福本主義之『關於日本的提綱（日本についてのテーゼ）』採取強烈批判，其中對於日本殖民地問題，還提起較歷來更深入之任務。在「27年テーゼ」中卻規定，日本共產黨應提出之行動綱領之一是完成「殖民地的完全獨立」、「日本共產黨與日本殖民地的解放運動要保持密切聯絡，給予一切思想的、組織的支持」。自列寧提出「有關民族、殖民地問題的綱領草案」以來，殖民地本國（乃至先進國）的共產黨（或者是無產階級）主張國際主義的實踐應是援助殖民地革命運動，故日本共產黨也應該被清楚地交代如此做。就兩位出身於東方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的台灣人，帶著具體任務回到極東此一事實觀之，前述渡邊告訴佐野的話語，所謂「決定暫時把台灣共產主義者組織作為附屬於日本共產黨的民族支部」，可以解釋為：是按照「27年テーゼ」的規定，在莫斯科的第三國際指導部與日本共產黨指導者間的某種協議之下所做成的決定。佐野學在預審調查書中提到，他以日本共產黨代表身分，赴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6回大會（1928年7月），「關於此事，在日本共產黨相關檔中並沒有任何資料」。這句話說明這個「決定」是非正式的，或者說，是在做日本共產黨相關決定時附帶決定的。但無論是非正式或附帶的，重要的是這個決定是先設想好的，以及問題在於這個決定包含著，或者說，成為殖民地台灣解放戰略的輪廓。

#### （6）學校與學生的關係：被逐出（expelled）、除名、откомандировка

白安娜論文有「林木順與謝雪紅的學習並不平順，他們被逐出（expelled）學校。依照B. Shumyastkiy 給片山潛的信，謝雪紅因健康理由，林木順由於學習不良而被逐出學校。林木順被逐出是記錄在第一學年學生記錄表上是1927年5月6日（TCPF, 532/1/45/23）。」

白安娜用逐出（expelled）學校，在譯本卻變成「除名」。為何露西亞國家的學校如此痛恨她的學生？譯本內「除名」有12個。讓大家應該去品味「除名」之後接著是「派遣」（有3個）。由於譯本所揭露的內容，是需要原檔來核對，在此之前，是無法下評斷的。

但是學校與學生的關係，真的如郭、白兩作者認為那麼敵對嗎？依據盛岳傳記譯本第5章內有：

「預備班是為文化程度低的工人開的特別班。1922年11月共產國際四大時，陳獨秀受到拉狄克的申斥，他要陳放棄他那孔夫子的象牙塔，開展工人運動。共產國際對過份的學者風度極為不滿，以為它沒有充分的無產階級化，從此更多工人被培養為無產階級幹部。

1928年6月中共的六大，來自漢口的船夫向忠發，按照共產國際的意思被選為中共的黨書記，產生「無產階級時代」，從向忠發當選之日起，一直到他被捕和被殺，他始終不過是一個傀儡而已。

絕大多數無產者同志都是文盲。他們的培訓遇到特別的困難，於是他們就進了特別的預備班，這個班的主要目的是掃盲和給一些一般知識。課程有中文、歷史、地理、算術、政治常識與俄文。

我教過這班的政治常識課，這使我很困擾…從理論上知道他們將成為未來革命領袖。很多學生完全沒有文化，教他們很困難。如果考慮到他們毫無文化基礎，對他們的期待就不能太多。」<sup>6</sup>

讀者應該質疑「來自漢口的船夫向忠發」是被學校逐出（expelled）或除名？怎能按照共產國際的意思被選為中共的黨書記？

譯本43頁有2處提到「專門班」，我們先看看譯本如何說？

- 1、「在東方大學專門班一年級的「應予除名」的學生名單上，注明該決定是按照升級委員會1927年5月6日的決議所做的。」使用РГАСПИ Ф. 532. Оп.1. Д. 45. Л.7這頁資料的內容。
- 2、「總結性的〈專門班學生操行評語〉是在林木順被除名之後（可能參照了5月份的黨員鑑定書）通過的，並由東方大學舒米亞茨基簽字。關於林木順是這樣寫的..必須派遣他去做實際的黨務工作。」使用РГАСПИ Ф. 532. Оп.1. Д. 46. Л.11這頁資料的內容。

這2段文字，讓我們必須去探討林木順在東方大學讀的是什麼班？譯本41頁上如此說：「在莫斯科，他兩在東方大學日語班<sup>7</sup>學習。」日語班與專門班

6 盛岳的《莫斯科孫逸仙大學和中國革命》第5章。

7 翻譯成日本班是錯誤的。

到底是什麼關係，譯本沒有隻言片語說明。

此外，林木森讀的東方大學是幾年制？栗原浩英說「東大的學生分短期課程與正規課程班2種，前者修業期間1到1年半，後者修業期間3到4年。」<sup>8</sup>再使用郭、白兩作者書之第七章，她們為讀者非常詳細的介紹2個東方大學台灣人學生—來自大肚的趙清雲與趙從錫，他們兩人從入學介紹人、入學資格審查（特別部的考查）及審查內容、入學班級（短期班）、俄羅斯名字（沃洛達爾斯、邁斯基）、簡歷譯文、自傳、學校給他們的評價或評語、短期班畢業後去向、甚至於1937年趙清雲被判刑3年6個月都有。在台灣的出版品中，台灣共產黨是看不到趙清雲這3字。作者們在告訴我們什麼？從瞭解台灣共產黨的角度，我們應該挖掘林木森與謝飛英之自傳、兩人與日共片山潛、佐野學、渡邊政之輔在莫斯科互動而留在РГАСПИ內的全部檔案內容。目前已知有謝飛英自傳、入學註冊表都已被台灣人挖到，而郭、白兩人書就沒有。閱讀檔案有的重要視野：「平等」或「輸人不輸陣」，也就是別人有的，我的主角一定要有。郭、白兩人暗示什麼？為何謝飛英的自傳、入學註冊表沒有列入書上，這代表什麼學術研究？

從譯本上趙清雲與趙從錫的描述可以知道這4個人在東大讀日語班中的短期班，那專門班是什麼意思？

有關「專門班」的2件檔案，手頭上都有，其中一件檔案沒有表頭，一件有就是РГАСПИ Ф. 532. Оп.1. Д. 45. Л.7，將表頭打出來就是СТУДЕНТОВ I КУРСА СПЕЦГРУППЫ, ПОДЛЕЖАЩИХ ОТКОМАНДИРОВАНИЮ ---СОГЛАСНО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Я ПЕРЕВОДНОЙ КОМССИИ ОТ 6/у-27г. 請古狗大神翻譯出來，關鍵字是「КУРСА СПЕЦГРУППЫ」其意思是「special groups course」，也就是「專門班」，表的內容是：

序號	姓氏	откомандировка 原因	出生年份	國籍	社會地位	黨籍
----	----	-------------------	------	----	------	----

這些疑惑就請我的翻譯師來回答，當我收到翻譯稿時，問他為何如此翻譯，他回答「退學那個字是因為第三段說他成績不好，跟不上進度所以才會翻成退學，這個字還有派遣跟調職的意思」又問原俄文怎麼寫？「退學的俄文為откомандировка這個字原為免職及調派的意思。」

<sup>8</sup> 栗原浩英《コミンテルン・システムとインドシナ共産黨》東京大學出版，2005，p89。

根據РГАСПИ Ф. 532. Оп.1. Д. 45. Л.19 這頁資料：「應當返回日本的學生名單，共16人，林木森列在最後。另外有4名應繼續留在莫斯科受教育的學生。」告訴我們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實，日語班的學生有16人返回，有4名繼續留在學校學習。也就是短期班如果成績優秀，能繼續留下，成為正規課程班學生，否則откомандировка。你能翻譯成逐出（expelled）或除名嗎？所以舒米亞茨基校長（B.Shumyatsky）給片山潛的信有「因為學習不佳，跟不上進度，所以要重新錄用他們回大學是不適當的。」<sup>9</sup>才有辦法理解。

Откомандировка這個字在單一段文字上，翻譯成逐出（expelled）或除名，基本上談不上錯誤。從事翻譯的人，都應該了解史碧瓦克提出：「我翻譯時，讓自己臣服於（surrender to）文本。」這句話的意義。檔案本身有其歷史與文化脈絡，被抽出來的檔案文字通常會「脫脈絡」。然後由全知的作者予以塑造成作者所認定的，這就成為一本「作者所想讓讀者知道的」書。所以，作為讀者也要回到事件的歷史與文化脈絡中去了解，而不是被牽著鼻子走。

在此可以看到откомандировка要翻譯成「停止繼續留下學習」或「停止繼續學習而派遣」，翻譯成逐出（expelled）或除名，根本是斷章取義，利用俄文單字的多義性，來誤導讀者。

### （7）東方大學到底是怎樣的學校？

這個問題是郭、白兩作者故意迴避的問題。也就是說，這本書只是「作者所想讓讀者知道的」書。她們不讓我們知道，但有辦法知道。自從1985年蘇聯共產黨主席戈巴契夫上台，開始改革與情報公開政策，克里姆林宮蘇共中央委員會公文書館、KGB文書庫等長期深藏的秘密史料等公開的政策後，全世界拼命想了解共產世界的秘密的學者，不斷努力挖掘：

東方大學全名：The Communist university for the toilers of the East named after Stalin<sup>10</sup>（KUTV），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由史達林所命名。光名字就讓人震驚。東方大學與孫逸仙大學設立時有特殊任

<sup>9</sup> 檔案РГАСПИ Ф. 532. Оп.1. Д. 36. Л.109.

<sup>10</sup> 聖彼得堡大學東方研究學院Isolda Tsiperovich教授的文章『Rare Chinese Editions published in the 1920s in Moskow: The Collection in the Library of the St. Petersburg Branch of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務，是秘密學校。東方大學營運期間1921~1938，孫逸仙大學營運期間1925~1930。

(A) 根據盛岳在1926年在莫斯科的孫逸仙大學的回憶：

「我們所受不尋常的待遇..從1922第一次勞動者代表大會起累積的經驗..在廣大農村地區的大批人民正在死于饑寒交迫。..1925年每天開5次飯..請求學校取消點心和宵夜」<sup>11</sup>

「我們在孫大享受豪華的待遇，與此同時，我們不能不看到俄國人排著長到令人沮喪的長隊，希望（常常是不能實現）到早上能夠買到一小塊肉。我也不能熟視無睹，那位莫斯科大學學生用大部分時間來給孫大用馬車拉給我們取暖的木柴。在零下幾十度的嚴寒中，他只穿一件破爛的棉夾克。..他自己家裡也許就沒有生火。每當我們吃著精美的飯菜，我們的教授做夢都別想吃得這麼好。」<sup>12</sup>

「在這場孫大托派的殘酷鬥爭中，我自始至終被深深的捲了進去。.. 格別烏總部要求支部局派人協助審訊，支部局把這令人厭惡的差使派給我，我向秘書異議，他說這是命令。..一晚上，格別烏官員來學校把我接到總部..到地下室黑牢去接犯人，他是孫大同班同學，我們很自然的伸出手來握手。但官員有力的手把手打開，並高喊你是反革命份子，沒有權利同這位同志握手。.. 審訊開始，我當翻譯。官員命令犯人用雙肩雙腳緊貼著牆，站得筆直，目視正前方，一動也不得動。..過了幾小時，到了半夜，我感到精疲力盡。但官員卻毫無倦容。犯人像殭屍照舊貼牆挺著..基於對同學的關心，我請求官員另找時間審訊，他斷然拒絕這主意。他說：這種連續審訊方法，不讓犯人休息，是格別烏的規矩。沒有人能無限期忍下去，最後他渴望休息一下，會說出你想要真相。他要我確信，我們到審訊的重要關卡，才有希望讓他講真話。要我打起精神.. 犯人終於投降。.....這種勾當所給我的折磨一點也不比犯人輕。」<sup>13</sup>除了托派，還有第二條

11 盛岳的《莫斯科孫逸仙大學和中國革命》譯本90頁。

12 盛岳的《莫斯科孫逸仙大學和中國革命》譯本97頁。

13 盛岳的《莫斯科孫逸仙大學和中國革命》譯本182頁。

路線派和其他反黨份子，流放到西伯利亞與阿爾泰金礦等勞動營進行勞動改造，有些死在營中，有些還是歷盡千辛萬苦活下來回國。

(B) 栗原浩英在莫斯科long-stay多年之後，使用檔案寫下「創立之初，1922年有以母語為單位的「sector」及多民族編成的「國際班」，前者有土耳其、亞塞拜然、波斯、Chinese、朝鮮等8國。23年春有7個語言sector—土耳其、法語、英語、Chinese、朝鮮語、日語、露西亞語。但1922年11月時，Chinese sector的學生有Chinese、印度人、猶太人，法語sector有克里米亞人、達韃人、土耳其人、埃及人，露西亞語sector有布里亞特人、露西亞人、波斯人、朝鮮人、Chinese、土耳其人。」<sup>14</sup>

(C) 楊子烈描述她攜子求學生活：「知識份子一班，不識字的工農學生另設一班。不過開會，聽講都在一起。講課用翻譯，吳褐俊、王宏勳，他們都擔任翻譯。課程有聯共黨史、唯物史觀、俄文、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和婦女運動史。各科都有油印課本，能記筆記的學生都記筆記。」<sup>15</sup>「雖然上課時的油印講義，我都詳細閱讀，倘若考試時，自信能夠及格而不比旁人差，但共產黨當年又不著重考試..」<sup>16</sup>

所以，在1929年以後的東大與孫大成為真正的地獄，在此選擇国崎定洞<sup>17</sup>做為樣板，他是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畢業，「東京帝大医学部助教授留学中1928年加入德意志共產黨，1932年9月受片山潜之招，到莫斯科亡命，1937年8月4日逮捕，12月10日銃殺。」<sup>18</sup>他是史達林從1928年開始展開與托洛茨基鬥爭的數百萬人陪葬人物之一。

東大與孫大的留學生之命運，大致可分為烈士、逃亡國外（含隨蔣介石逃亡）、被鬥臭的黨員、享受榮華富貴的黨員4組人馬。只要在Google上搜尋東方大學或孫逸仙大學，就會有強烈的感觸，特別是烈士部分。被鬥臭的黨員最有名幾個是劉少奇、不肯悔改的走資派鄧小平。

14 《越共》p82。

15 楊子烈《往事》第11章莫斯科東方大學，152頁。

16 楊子烈《往事》第11章莫斯科東方大學，163頁。

17 加藤哲郎《モスクワで肅清された日本人—30年代共產黨と国崎定洞・山本懸蔵の悲劇》1994年。

18 加藤哲郎『肅清連鎖のなかの国崎定洞』<http://homepage3.nifty.com/katote/KUNI.html>。国崎定洞在東方大學讀的是德語班，不是日語班。

### (8) 共產國際的「一国一党」

1975年若林正文在岩波《思想》(610)刊登了〈「台湾革命」とコミンテルン——台湾共産党の結成と再組織をめぐって〉這篇文章之後，他宣告台灣共產黨的研究已經結束，後來的文章沒有突破他的成就。縱使2012年莫斯科檔案公布之後，沒有新文獻能推翻若林的論點。1975年森山昭郎在『台湾共産党覚書』這篇文章說「台湾共産党に関する最も優れた論稿の一つである。」

若林這篇文章使用共產國際(コミンテルン)的「一国一党」論點(或一国一前衛党論)去耙梳台灣共產黨成立的經緯。他舉證印度支那、新加坡、馬來西亞、泰等的共產黨名稱變遷，用以證明「一国一党」。

台灣共產黨的成立是「一国一党」論的前奏。蕭欣義因此做出「台共並未附屬中共：共產國際與日共主張台灣獨立。」郭、白兩作者故意忽視共產國際的「一国一党」論點，這種抽離歷史脈絡的書寫，違背史實。

### (9) 其他錯誤

2011年11月12日參加台南大學舉辦的『「簡吉與臺灣農民運動」國際學術研討會』，報告〈航向「勞動階級天堂」之旅〉一文，在會上審稿員之意見「為何沒有引用800頁之書？」，回應「給他草屯鎮公所出的戶籍謄本，有鎮公所紅章之法律文件，文章竟然不使用。如果讓他的名字出現在我的文章中，祖父及父親會從墳墓跳出來痛敲我的頭。」800頁之厚書是小說，不是歷史著作。

A. 譯本61頁行9「履歷中提到參與..不被認為是嚴重的罪行」整段話錯誤的理由如下：

有關林木順、李肇基與鄭泰聰3人為何退學，只有李肇基部下留下文字，說是「襲擊新起街派出所」，但查看《台灣日日新報》，並無發生這麼重大的學生反逆。而李肇基所留下文字是1951年被中國國民黨槍殺之後，由台灣義勇隊的人所寫的，基本上是孤立言詞，沒有其他旁證，無法證實。如果有「襲擊新起街派出所」，這是犯下刑事案件，他們3人皆無法逍遙法外，林木順與李肇基雖然離開台灣去上海，但鄭泰聰還在台灣，他應該會接受刑法制裁才對，可以證明這不符合已現代化的法治精神的。志保田校長曾去寒舍要林木順返校，相信如果犯下刑事案件，校長是不會從台北搭火車到台中，然後換乘中南

鐵道到月眉厝，再走2.5公里路才能到月眉厝363番地。戰前，鄭泰聰曾在羅東郡當職員，若犯下刑事案件，他能當職員嗎？

大概是1992年，李肇基(李友邦)逝世40週年，在師大綜合大樓5樓舉行紀念研討會，很不滿這研討會「玩弄死者」。世新王曉波教授寫的〈日據時期的台灣抗日運動與獨立運動——論李友邦與「台灣獨立革命黨」〉一文，在此文第3頁中央位置有：「1924年，曾與林木順、林添進8、9位同學，襲擊新起街派出所，受到開除處分，而與林木順離台赴滬。16」而註釋16是：李仲，『台灣義勇隊隊長李友邦』，《台聲》1986年第4期，p43。

李仲的這段話只有45個字，有2處錯誤，李肇基、鄭泰聰、林木順等3人生徒明細簿記載同樣皆「1924年3月19日性行不良ノ為命退學。」林添進生徒明細簿記載「1924年11月28日命退學(騷擾事件、生信を□沒卻)」，沒有「襲擊新起街派出所」字樣，換句話說，他們退學理由各不同，退學日期也不同。1922年2月5日『北師學生暴行顛末』，地點是大稻埕起新街派出所，也非襲擊新起街派出所，只是學生與警官間誤會而已，警官面子掛不住。這是典型把幾個事件剪接成一件的烏龍書寫。

1920年代，台灣人前往中國，都冒籍福建，不敢說自己是台灣人，李肇基、林木順想在那裡生存與革命，如果沒有「英勇事跡」，怎能革命？李肇基就謊稱「襲擊新起街派出所」，林木順謊稱「被日本警方逮捕兩個月。」

要證明這是謊言很簡單，李肇基、鄭泰聰、林木順等3人如果有此事，他們3人所受到懲罰是什麼？李肇基沒有受到懲罰紀錄，你可以說他溜掉，鄭泰聰可沒有溜掉，他還當羅東郡役所職員，戰後當羅東鎮民代表。林木順的「被日本警方逮捕兩個月。」林家的戶籍謄本也沒有犯罪記錄，3人只有1人有懲罰紀錄，2人沒有，可以證明是不存在的謊言。

根據林松水的口述，李肇基、鄭泰聰、林木順3人與張樹敏、謝雪紅是相約離開台灣，前往上海杭州求學的。

這種認為只要有文字就認定是史料的「史盲」，真是不可原諒。我在此聲明，除非將來有人能找到新證據；否則，再以訛傳訛，將造成林家名譽損失，林家可以據此提出法律告訴，尋求賠償。

B. 譯本70頁行1是原書的註。

「1928年4月初…中共中央的工作交由李維漢、任弼時、鄧小平主持」。

翻閱《任弼時年譜》，這2個俄國博士短短的字句有2處錯誤，沒有鄧小平而是羅登賢。此外，中共中央一直到4月底才前往莫斯科，那時台灣共產黨成立大會已經開過。台灣共產黨成立大會時是派任弼時前往沒有錯，不必扯上中共中央六大要在莫斯科開會。

#### C. 譯本71補充說明五五

有「剛剛成立的台灣共產黨的人，一共應該是18個…林松水。」在訪問叔叔林松水時，他說：「由於林木順的反對，他沒有加入台灣共產黨。」

#### 四、結語

郭杰博士與白安娜這兩個學院內的精英，使用不少的話語，基本上打擊了死者，因為謝雪紅已無法反駁。底下列出其片斷內容：

『四 很遺憾，謝雪紅的回憶錄對發生的事件講述只到1929年。她的回憶充滿了獨一無二的第一手資料，可是與此同時，她像許多回憶者一樣，既能陳述鮮明的細節、坦率表白，又吞吞吐吐、隨口杜撰。例如，她不只一次說自己文化水準低下，但是無論在哪裡也不提及自己因病被東方大學除名一事；她把很多筆墨用於介紹她與日本共產主義者的往來，但是卻不願談及接受日本共產黨的指示。在她的回憶錄中不止一處有意損害她的政治對手的聲譽。』

「但是卻不願談及接受日本共產黨的指示」謝雪紅的回憶錄有提到片山潛有跟他們說，要他們回來組織台灣共產黨這件事，這難道不算日共的指示嗎？

「回憶錄中不止一處有意損害她的政治對手的聲譽。」難道要她依照郭與白兩博士的意向說讚美「政治對手」？

「謝雪紅在自己的回憶中談到中共給予的幫助，僅僅提到：她與中共進行了聯繫，但是得到的只是一份非法的文獻。」譯本第113頁指向《我的半生記》第230頁，此書的2種版本，版主都有。2本都沒有這段話。這樣的錯誤，有很多種可能，其中之一是原作者們的錯誤。但譯者也有可能錯誤，「文獻」怎麼會是「非法」？而謝怎麼可能知道她們的機密活動會全部變成「文獻」？活動中的「文件」在傳遞中可能會遺失會被消毀，不可能全部變成「文獻」。

譯本48頁有一行字「在林木順發往莫斯科的報告（1928），他把這件事描寫成另一個樣子。」為何是「另一個樣子」，作者已有自己想定的「樣子」，

與這「樣子」違背者，一律排除以免麻煩。

很高興的拿到《台灣共產主義運動與共產國際（1924-1932）研究檔案》譯本，讀讀，就讀到郭、白兩作者的內心深處在想什麼，到72頁止，是我應該讀的部份、是我的守備範圍。這本書完全依照俄羅斯的國策在寫，它呈現的荒謬是：使用台灣人的稅金從事研究，其結果卻是敵視台灣；如果此書的書寫符合學術倫理，公正的陳述歷史事實，因而嚴厲的批判林木順，做為林木順的後人，會依照林家的明理個性予以接受的。

翻翻這本書，可以發現它是為翁澤生而寫，凡是與翁澤生意見不一致的內容，是列入作者所不想或認為不重要的部分。因此合乎露西亞的國家利益，也合乎中國的國家利益。只因為翁澤生命喪監獄，成為中國共產黨欽定的烈士而已。主張「建立台灣共和國」、「台灣獨立」與「台灣民族」，因為違背中國的「國家利益」，所以就這樣被「除名」了。

不懂俄文，又不能不努力看懂買到的檔案，而買檔案又要依賴РГАСПИ檔案館人員，不是想花錢就能稱心如意，最後總算完成祖父沒有明說的心願。

本書評下語嚴厲，這是回應兩個學院內的精英對台灣史的誤解，書評本身完全是以捍衛台灣史正義的角度下手，請讀者諒解。限於到手檔案不全，如果評論有失公允，懇請指正，歡迎在〈航向「勞動階級天堂」之旅〉<http://pylin.kaishao.idv.tw/?p=3937>回應指教。

#### 謝啟：

感謝今年75歲的白嗣宏前輩，現住莫斯科，有名的俄羅斯學者，1961列寧格勒大學畢業。2007年透過朋友關係找到他，幫我找資料並解說，如果沒有白前輩的協助，是沒辦法完成叔父前往莫斯科的歷史。

感謝РГАСПИ檔案館人員的協助。

感謝郭杰博士惠贈大作，讓我開啟叔父前往莫斯科的歷史之旅。